

追寻萧山清代唯一传胪十三年

■文/ 钟妙明

我与钟宝华的缘分,源于钟家坞。

小时候,常听奶奶说,我的祖辈是清朝时从钟家坞迁到河上店樟树下的。于是“钟家坞”三个字在我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。十多年前某一天,这三个字突然在我脑海中浮出来,于是我在网络上搜索“钟家坞”。结果,引擎显示的是“钟宝华,钟家坞人”。详细浏览了相关信息后,我很惊喜:原来,钟家坞还出过“传胪”(殿试二甲第一名)啊!

2006年,我第一次去到钟家坞。在祠堂翻阅到了家谱,并拍摄了一些照片。临走的时候,我问宗亲荣昌伯,家谱里怎么没有钟宝华的记载?荣昌伯当时也不明所以。我离开钟家坞后,他仔细查阅了家谱,通过电话告诉我,钟宝华应该不是钟家坞人,所以家谱没有记载。我听了,深感诧异和疑惑:如果钟宝华不是来自钟家坞,钟家坞的祠堂怎么会有钟宝华的进士匾额呢?一时间,荣昌伯也说不清楚了。这个疑问激发了我的探索欲。也因此,我对钟宝华其人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由此开始了对他的漫长追寻……

钟宝华是萧山传胪,但是由于故庐被毁,后人远离故土等原因,萧山人对他并不了解,“民国”《萧山县志稿》亦只有寥寥数语的介绍,更别说对他有全面深入之生平研究了,此实乃萧山文史研究一大憾事,因此,自2006年到钟家坞寻根之后,这么多年来我的业余时间就做了一件事件:搜寻和整理钟宝华的资料。为此,我几赴萧山周家湖,向周明道老先生请教;为了钟宝华的一副对联我跟踪了八年,然后不远千里赴山西大同买下来;为了钟宝华的一封信,我买下了整本信札;为了钟宝华的家谱,我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直奔目标;为了找到钟宝华的后人,我几乎发动了整个关系网,终于在2018年初找到了在重庆的后人。为了搜寻他的文章,在李维松老师的帮助下,我几乎翻遍了现在所能看到的萧山家谱;我几上故宫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,在王家磊兄的帮助下,终于复制到了钟宝华在陕甘学政时的奏折原始资料。

对钟宝华一族的来历,一直是我追寻的重点,然而进展很慢。转折是在2015年7月,我在博客写了《关于钟宝华、钟震恒家的一些事》。有枕石散人留言指出了其中的错误,然后在宗亲铁伟兄的帮助下,终于从萧山孔先生处见到了《钱清钟氏宗谱》,了解到临浦钟氏的来龙去脉。原来我以为他们是汤溪迁临浦,看了《钟氏宗谱》才知道他们是从钱清迁汤溪,再迁临浦,和钟家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关于钟家坞祠堂有“金殿传胪”匾额,“咸丰丙辰科”旗杆石等诸物,在与李维松老师的闲聊中也得到了答案:旧时同一宗姓的人科举得名,除了在自家宗祠悬匾立旗杆,还到并不关族的同姓其他宗祠送匾,以示宗姓同荣。

巧的是,当天下午我就接到山西大同的电话,2008年欲转给我钟宝华对联而未转的朋友终于愿意转给我了。我对铁伟兄说,冥冥之中感觉钟宝华在指引我。于是我坐了25个小时的火车赶赴大同,迎回了钟宝华的墨宝。回来之后发心做钟宝华年谱。同年10月,初稿成。

十三年的追寻,时间可谓不短。无论是路途奔走还是书房枯坐,都是累人的事。还有面临困境的焦灼,搜肠刮肚的苦思,也会有精神压力。但更多的是快乐,柳暗花明之乐,踏破铁鞋之乐,瀚海觅宝之乐……每一点收获,每一步进展,都是巨大的快乐。追寻过程中,本文提及和未提及的旧雨新知给了我热情无私的帮助。同样重要的,是来自冥冥之中钟宝华的鼓励、鞭策。他很远,在遥远的时空。他很近,在我行走的路上,在我翻阅的书中。最开始他形象模糊,后来逐渐清晰,现在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钟宝华。当然,他的眉目、风采、颧笑仍然看不清楚。希望大家给予我一如既往的帮助。我的脚步并没有停止,期望在我继续追寻的路上与你重逢。



上图为钟宝华在临浦镇下戴村的墓地遗址(今已不存)。
左图为钟宝华画像。

■文/ 胡传浩

我的阅读启蒙,源自那个书摊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我的父亲在瓜沥镇上的一家商店工作。商店的对面有一条弄堂,弄堂口摆着一个书摊。书摊是两条长凳架着几块木板,上面整齐地放着百来本连环画,周围放着十来个小板凳。摊主是一个高度残疾的年轻人,撑着一根木拐棍经营着生意。每次我去父亲店里,父亲总会摸出些零钱,让我去书摊看书。租书的价钱是每本一分钱,厚实一点的是三分看两本。当时的一分钱可以买一颗纸包糖,三分钱买一根棒冰,一角钱看一场电影。我父亲的月工资是48元,在整个镇上算是高薪一族了。我能每个星期天光顾书摊看书,也算是比较奢侈的了。每次去书摊看书,总会有几个蹭书看的孩子们。他们用一种乞求的眼光,极为善意地看着你挑书,然后倚在你的身后看书。也有一些胆子大点的孩子,还会向你推荐书目。在租书生意比较差的时候,摊主会驱赶蹭书看的孩子们。但孩子们像采花的蜜蜂,刚驱散开去,一会儿又围了起来。现在回想起来,很是让人唏嘘。

我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《红岩》,这是父亲单位里作为爱国主义读本配发的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着这本书的模样,大红的封面,封面左侧是一道伟岸的山岩,山岩上是一颗挺拔的苍松。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她读完,然后又回过来捡着主要章节反复阅读。书中那竹签子钉着江姐

阅读的往事

十个手指的揪心,许云峰被捕时为掩护同志的沉着,华子良忍辱负重的机智与坚韧等等,至今仍然是历历在目。

在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,学校里新来了一位陈老师,带着两个紫竹书架,上面是满满的书,书架用两块粉红色布作帘,旁人是只见其架而不能见其书。看得出陈老师爱书至深。但上苍给了我借书的机会。陈老师在瓜沥边上的绍兴刘家桥看上了一口木制小菜橱,但购买必须要有绍兴县本地的户籍证明。陈老师知道我外婆家是绍兴人,就托我弄个证明,我非常乐意地为陈老师完成了买小菜橱的心愿,同时也打开了的户籍证明。陈老师知道我外婆家是绍兴人,就托我弄个证明,我非常乐意地为陈老师完成了买小菜橱的心愿,同时也打开了的户籍证明。陈老师知道我外婆家是绍兴人,就托我弄个证明,我非常乐意地为陈老师完成了买小菜橱的心愿,同时也打开了的户籍证明。

眼疾痊愈以后,陈老师对我的借书有了明显的管控,他说,阅读是学问,一目十行,囫圇吞枣,只求情节生动惊险,不求内涵深处,是不能称之为阅读的。阅读就如吃饭,必须要有消化,才能吸取营养。陈老师的教诲,让我改变了阅读方式,可以说是受益终身。

参加工作以后,我基本摆脱了无书可读的尴尬,也有了适度购书的能力,阅读的书也从原来的饥不择食,变成有所选择。我买的第一本书是由全国十六所高等院校合编的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》,里面是当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和戏剧。这本书好就好在对每篇作

品都有大学里的专家学者精心分析,然后再附上作品原文。读了让人耳目一新,恍然大悟。著名作家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在《人民文学》刊登后,我曾精心阅读。这本书中经江西大学公仲老师的分析,再次拜读原文,可以说对作品内涵的深度与广度,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让我在学与思上面有了很大的进步,这本书至今仍在我书柜的醒目位置。只可惜当年的印刷质量与纸质较差的缘故,如今四十多年过去,书本已经泛黄,深褐色的封面,也逐渐浅了下去。

阅读让我更加愿意接近学校,与老师们为友,一起探讨精彩书籍的精妙之处。在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那里,获赠了两本书:《语法修辞》和《形式逻辑》,书本中凡空白处都用红笔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标注。我把它归类与辞典一类,作为工具书有事无事经常翻阅一番。这两本书容量不大,内容浅显易懂,对我以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帮助极大。遗憾的是,由于多次调动工作和频繁地搬迁办公地点,这两本书还是遗失了。至今想起来,仍感到万般的不舍,有着深深的自责。

平常与同时代友人相聚,总会把不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而引以为憾。但因为阅读,也让我弥补了缺憾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在一次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培训中,听过一位教授的教诲,他说,人生如果有习惯,那就养成阅读的习惯。阅读的习惯越早养成越好;人生如果有目标,那就把阅读作为一辈子的顶级目标,必定会终身受用。

“阅读伴成长”萧山技师学院用书香浸润学生课余生活



萧山技师学院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,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到读书的乐趣,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育改革发展。作为阅读示范班级的班主任王杏芳老师表示,学院的核心文化是工匠精神和利他文

化,做更好的自己,去成就更好的他人。而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就是阅读好书。王杏芳积极践行校园文化建设,经常带领班级学生去图书馆、阅读角等地方看书,给他们讲阅读的方法,鼓励多阅读多写作,丰

富自身的底蕴,仅仅一个学期,就有方琦、陈洁楠等同学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。
图为王杏芳老师与学生一起阅读。
(肖文)

塞上长城空自许

■文/ 潘开宇

打下这句“塞上长城空自许”的时候,距离我写完《墨痕尤锁壁间尘》已有将近十年的光阴了。流光中的萧萧风雨,将沈园的墨迹染得更加清亮浓郁,也让塞外长城愈显斑驳凝重。江南春意掩不住红尘离散,金戈铁马挽不回家国天下,唯余这些笔墨,穿越荣华翻覆,朝代更替,在历史的画卷中静静洄开。

还是想写陆游。写《墨痕尤锁壁间尘》中未尽的故事,南宋半壁江山的飘摇,他的宦海沉浮,以及他拼尽一生心力的报效和未展的抱负。尽管时代的大背景下,每每想起他的爱国诗,总是带着冬雨的凄寒,梅花的清冽,但《剑南诗稿》中那些脍炙人口、流芳千古的诗篇总是会让我一如既往地沉沦,尤其是这首《书愤五首·其一》。

“早岁那知世事艰,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

长城空自许,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”。

千年前瓜洲古渡夜雪纷扬,天地苍茫,楼船中奋勇杀敌的大宋将士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胜利。大散关残阳如血,秋风中旌旗猎猎招展,战马在失而复得的国土上恣意嘶鸣。曾经,以为自己可以如塞外长城一般,用满腹的才华,山海般的勇气和深情来保家卫国,守护芸芸众生,一草一木。蓦然回首,却只见镜中自己双鬓斑白,一事无成的苍老面容。遥想当年诸葛孔明的出师表,那样慷慨激烈意气风发,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人能与之比拟呢。这首诗作于公元1186年,当时陆游61岁,已经罢官在家乡山阴六年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只可惜,他的北伐抗金之梦,他一展抱负的理想,终是遥不可及。5年后,仍然谪居家乡的陆游,更是留下了“遗民泪尽胡尘里,南望王师又一年”的遗憾。

一开始,陆游也只是个出身书香门第,家道中落,期望在仕途上博取功名的寻常

世家子弟。在忧国爱民的路途上,成长为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爱国主义者。他一生中写下九千余首诗作,因诗风颇具李白的雄奇奔放而被称为“小李白”。有军旅生涯中的“提刀独立顾八荒”,屡遭贬谪时的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,更有垂垂老时“僵卧孤村不自哀,尚思为国戍轮台”的执着。

草木枯荣,滴居的日子年复一年,不经意间,梦里的铁马冰河也渐渐远去了。胡未灭,鬓先秋,人生如逆旅,终是躲不开九州沦陷的结果。但至少,他已经用尽全力去坚守过。当烽烟散去,铅华洗净,恍惚又见江南小楼外春雨淅沥,诗人正晴窗分茶。